

我敬爱的父亲——凌彬在华校任教33年

作者：凌妍（下）

作为二哥凌均回国的盘缠。等到姐姐初中毕业想回国时，父亲忍痛把浇满了汗水并开始进入收成阶段的胡椒园狠心卖掉，作为姐姐凌婉回国的盘缠，就这样父亲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实现了哥哥姐姐的回国读书的愿望，父亲经常跟亲友们说，我的四个儿女都已经回国了，我的根在中国，我们一定也要回国的。

1958年，父母亲终于携我与弟弟回国定居广州。在广州市机电安装公司当工人，由于父亲工作认真勤恳，待人宽厚有礼，获单位职工和领导的一致好评。父亲的言行和形象成为我的一面镜子，也成为

鞭策我不断进取的动力。

严格要求言传身教 教育儿成才报效祖国

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，小时候我们都认定父亲是一个严厉苛求的长者，父亲要求我们必须做诚实、正直的人，做一个有教养的人，所做的任何事情，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，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，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什么可为，什么不可为，决不可有半点马虎。这使我们兄妹六人避免沾染不良习气，当发现我们哪怕是稍有违犯家规时，父亲就会毫不客气地批评甚至体罚我们，在家是这样，在学校更是如此，虽然年幼倘若被认为调皮违反

了父亲的“清规戒律”，我们所受到的惩罚比同龄人更严厉，这种“不公平”的待遇曾引起我们童年的“怨恨”，直到我们都长大成人为人父母，我们才真正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。

父亲严格要求我们做到身体力行，在我们心目中父亲是正义的化身。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，父亲的左手天生残缺，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父亲为他残缺的左手有任何沮丧的情绪。相反的，在生活和工作中大家都公认他是个强者，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的父亲有什么活是不能干的， he 可以和别人一样去打猎且枪法很准， he 可以和别人一

样杀野猎，捕猴子等等， he 可以干连正常人都感到困难的许多活，在我心目中父亲是无所不能，当然，为此父亲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，但他从不抱怨，从父亲身上我们学习到坚强的毅力和一股永不服输的精神。

父亲一生严于律己、忠厚清贫，待人诚恳宽容，乐意助人，办事认真勤恳，坚持不懈始终如一，获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，我们兄弟姐妹都以自己是凌彬的儿女感到自豪。在父亲的谆谆教育下，我们兄弟姐妹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作贡献。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毕业于祖国的大学，成为高级工程师、高级

教师或专业人才，成家立业都有了幸福的家庭，我们分别用自己工作的业绩和实际行动来报答父母双亲的养育之恩。

晚年的父亲闲逸安居，喂孙抱玩，跟儿女们谈笑人生，与专程来探望凌先生的海内外学生嬉戏要乐。忆童年和年轻时的题事，游乐散步湖光绿映，享受天伦之乐，颐养天年，好人好根，天理使然。

父亲终年87岁，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。他那慈祥的奖容谆谆的教导，高风亮节的品格，永远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做人的榜样。

（2001年3月于广州）



1954年5月1日，邦加檳港華僑教師公會慶祝教師節合影



2003年9月23日~27日，海内外邦加同乡会在北京华文学院举办团聚联欢合影。